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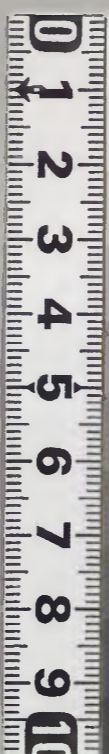
# 杜律分類集註

下之二

漢書門類				
一	四	五	七	八
冊	函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一	一	漢
二	〇	一	書
函	四	五	類
一	五	五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45
冊數		5( 5)
函號	312	148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下之

淺草文庫

明長洲後學薛益集註

海陽社弟程聖謨

男薛松桂同較

禽獸

見王監兵馬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  
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膈後春生騫  
飛避煖勁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一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  
 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  
 下鞬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淺憂  
 賦也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遠潔白也恣縱也千  
 衆也或疑作于自獵言鷹所以獵者野鷹不假於  
 人故曰自獵鞬捍以皮為之史記註臂捍也東觀  
 記太守桓虞曰吾吏如使良鷹下鞬命中耻下鞬  
 不受人拘束也鵬却避楚文王好田獵有人獻一

異鷹俄而雲際有一物鮮白不辨其形鷹見之竦  
 翻而升良久有一太鳥墜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  
 千里博物君子曰此太鵬雛也始飛故為鷹所制  
 三窟戰國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  
 其死耳○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  
 立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奇毛不肯淺藏而恣  
 意遠飛也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者只教竭  
 其心力終不可得衆人何為欲以網羅求之耶本

是野性不受人招呼故云一生自獵又且知無他鷹可與為敵故百發百中愈矜其能耻於下人臂鞞之上以馴養也此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末言如大鵬之翼飛礙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有免穿二窟之內則不必深憂以其不屑于小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鷹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賦也黑鷹如漆故云不意人間有此鳥也北極極北也雀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陽臺見前神女○此篇詠黑鷹也北方純陰之地肅殺故剛勁之鷹生焉從北來故超越紫塞之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虞人自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虛施其巧而已臆盡春生之後向北而歸則與鷹之北向者同歸必為所猜而不敢同飛也未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爪

日實異凡鷹亦徒嘆羨而已又按白者嘗有故結猶抑楊黑者絕無結浚贊美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舡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賦而比也兩度公在潭州兩見春燕時居舟而燕至舟中有感而作謂其舊入故園嘗我為主今在

舟中不可相依特因社後遠來看我一度也第二聯以燕之寄人居室比已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而其營巢益傷已之無家也

虫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蓋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不歸

賦也坐如黃鶯並坐之坐却如却立之却俱指螢  
 言初見螢火飛有一螢從疎簾入又入坐人衣襟  
 而明忽然飛遍室中覺琴書冷靜不肯留炤復出  
 簾前則數點亂飛若星宿之稀疎却又傍井欄而  
 飛漸添多矣其偶經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  
 也以上六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言客居衰老  
 見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寶應元年嚴公自成都召還公亦去成都周  
 遊梓閬間者一年至廣德甲辰春嚴公以黃  
 門侍郎節度劍南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  
 得歸茹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縣來美酒憶郫筒不  
 用沽五馬舊曾諧小逕幾回書札待潛夫  
 賦也按寶應元年代宗即位自成都召嚴武還拜

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  
 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  
 蕃收鹽川加簡校吏部尚書文翁漢景帝末為蜀  
 郡太守見別李詩註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  
 寸分而相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以為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  
 京師左以與之丙穴蜀漢邛皆有產嘉魚邛筒成  
 都記邛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曰邛筒酒至

今如此嚴公往時嘗以行厨携過草堂暨今復將  
 携也五馬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  
 馬故為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公自  
 況也○此言所以赴成都意也自武去後成都多  
 故公不敢歸峽今始得歸也嚴公再來閭閻之民  
 必復還前日揖遜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  
 公言但使民如此還浮則已之草堂松菊荒蕪亦  
 何恨矣况丙穴之魚嘗食而知其味之素美邛筒

之酒嘗飲而憶其不用自酤嚴公舊嘗至草堂其  
五馬亦能識小逕而今數遣書相促待我歸來矣  
必又將行厨具酒魚而來訪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  
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  
北隣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賦也白蘋水草也故園指成都浣花溪草堂非如  
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井州作故鄉者矣

雪山西山也在威州與吐蕃接斥候斥慶候望邊  
疆守防探消息者也無兵馬時罷三城之戍寇盜  
息也重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候其歸  
途之喜為何如耶公嘗遣弟點較草堂則云鵝鴨  
宜長數恐其惱比隣柴荆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  
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過兒童延之以坐不為輕  
訝鵝鴨自制之不令其聒惱鄰家此聯預言到家  
之事無非喜辭習池晉山簡字季倫永嘉初為南



征將軍出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俗有佳園池  
簡每嬉遊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公自  
比草堂為習家池上嚴公為山簡言嚴公不過草  
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況受再鎮之命  
而來其賞又新則俗客相過自絕而比鄰亦且不  
厭我矣

竹寒沙碧浣花溪樞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  
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蝓野店山橋送

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賦也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彩箋  
故號浣花方輿云在成都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  
公之草堂在焉解曉也泥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  
在水中則活失水則如泥然○此篇想像草堂之  
荒蕪也無人故竹盛而寒竹盛故映沙而碧樞刺  
藤梢無人剪伐亦交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為荆  
刺所傷直以出入為憂土著之人為密竹所隔亦

難認其東西也室中書籤藥裏無人拈動必為蛛  
 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過野店山橋以公不在草  
 堂而不相過矣未句却問嚴公肯來籍庭前茂草  
 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薙荒穢先拚一醉以同臥  
 春草也後漢周澤為太嘗清潔盡敬宗廟嘗臥疾  
 齋宮其妻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  
 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嘗妻一歲三百  
 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嘗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  
 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賦也江檻即水檻落殺也湍波流澿洞之貌新松  
 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斬惡竹以培好竹也生理  
 治生之理也閣老指嚴公兩省相呼為閣老至德  
 間武為給事中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紫金丹  
 道家有此丹服之則化腸為筋變髓凝骨長生不

死三年奔走謂往來梓閬間也○此篇言向時嘗  
 恐沙岸之崩損及藥欄故於水檻之外設為隄防  
 以減殺風湍不使岸崩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  
 斬惡竹則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今皆不能身為但  
 望嚴公使人料理而衰老之顏則欲求丹藥以養  
 之耳蓋自嚴公之去三年在外勞苦羸憊之甚始  
 信世間有此艱難故欲復歸草堂抑何幸乎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隣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其  
 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賦也錦官城即成都府城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  
 亂兵入謂徐知道之反吐蕃之寇也總戎謂嚴武  
 雲鳥陣太公兵法之陣名所謂鳥散而雲飛變化  
 無窮者也遊子公自謂也芰荷衣楚辭采芰荷以  
 為衣○此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  
 几在而已然猶不忍舍而思歸也昔為避兵而去

今回又恐隣人多有避兵亦去而不存者因嘆天地許大而我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且懷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慰焉回首兵戈如此百念皆灰而機心甘息因羨嚴公軍容之盛必能安蜀則我服隱服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嘗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

鷓鴣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

徼音叫  
下上聲

賦也怪異也偏裨諸將校也旌節節度使麾幢也隔間也武初尹成都召還間一年又來故曰隔年回蓋言既去而又回也徼境界也啼鶯合夏初時也鷓鴣水鳥今作青雀畫之船頭以禦水患也○此詩公將去成都赴荆南聞嚴公再鎮蜀故且待相見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而成都重鎮必得濟世之才如武者可也每怪諸將心嘗懸待而

不至不知嚴公果然去而復來故我欲出巴境正值  
帝驚相合欲乘快舟之便以赴荆南然猶遲遲未  
去者身老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耳  
蓋平生知己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  
抱乎待之之意亦切矣○黃鶴曰按唐紀上元歲  
在辛丑屬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此詩  
待其至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次年  
則寶應歲壬寅屬元年公作此詩嚴公未到時也

題曰待本是明確不知虞邵菴何據而鑿云隔歲  
嚴公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今並存以俟  
博學家定之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按唐於高宗顯慶中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  
與門下省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中改為左  
右史每皇帝御殿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  
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

侍從獻替制勅冊命敷奏文表監起居注則  
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納者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  
事宮女開函近御進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窻點簡白  
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賦也獻納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  
玄宗改爲獻納使雨露言天子恩澤也地分分其  
地也切近也清切謂中書省地在樞近也任才賢

所謂舍人爲文士之極與朝廷之盛選者也退食  
退朝而食於家也封事封章也漢儀密奏皂囊封  
版故曰封事唐儀便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  
青畫戶邊錢中爲青瑣文天子制也宮門曰闥窻  
卽斲窻舍人之窻謂省房也白雲篇者山林之士  
韋勃之言必簡點而後收卽章奏之屬也漢楊雄  
字子雲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上召雄待詔承  
明之庭從祭后土於汾陰行陟西岳從上幸甘泉

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德號雄以為臨川羨  
 魚不如退而結網上自西岳還雄上河東賦以勸  
 公是時欲進勸封西岳賦也吹噓謂薦拔也○按  
 獻納使封匭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今田澄必起居  
 兼獻納故篇中以受言事美之而終欲因之以獻  
 賦也今田舍人在中禁賢才之署既畢注記之事  
 復來獻納使之司收人所生封事付與官女使之  
 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瑣闥舍人之職也檢點

白雲篇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  
 而地分之清切未遂言已欲進賦而有望其吹噓  
 焉推獎之意耳

奉寄高嘗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我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相憶  
 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那音孺  
 賦也汶水名即今山東汶上縣那如也言飛騰無

如此也總我楚蜀言高先為淮南節度使後為西  
川節度也應全未名位之極應未止此也方駕並  
駕也曹劉魏曹植字子建劉楨字公幹皆有逸才  
建安七子中人不啻何但也漢汲黯字長孺建元  
未為主爵都尉漢書汲黯在朝淮陽寢謀又召為  
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兵民不相得吾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居淮十年卒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  
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錦水錦

江水也○公初識高嘗侍必在竟境故云汶上又  
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適乃出授節鉞入  
為侍從可謂飛騰矣其官楚蜀雖握重兵然論名  
位之極猶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並驅而又  
過之入為侍從則朝有汲黯野憶廉頗其見重於  
內外有如此者以此比適我獨流落於蜀為天涯  
春色催其老景惟有憶別之淚甚多錦水為之增  
長矣



奏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  
表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炤青春指揮能事回天  
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尤宜借  
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賦也淮海維揚俱揚州古郡名章彝揚州人才智  
過人曰俊金章印也紫綬紫絲絲繫印者也此則  
刺史之職青春年少也指示曰指手使曰揮史傳

中用以爲處置義回天地動鬼神者蓋極辭以譽  
之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按唐史是年嚴再鎮蜀  
因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此詩豈非將行  
時爲武所殺又按章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  
是其時欲入奏也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  
諸郡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西定益  
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  
拜恂爲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

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渡道  
日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廼留恂公美章彝善  
守東川恐如關寇不得去也沈約恩倖論明揚幽  
側惟才是與○首句言其人材之美次句言其章  
服之貴頌聯言其力量謀爲之大頸聯用二事言  
梓亦當再留彝不應聽其行關比其任留後寇比  
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囑其入朝承天子  
訪問遺才則如甫者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言反

言以激之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劍州在閬州北今之保寧府也公於是年春  
在閬欲南下遊荆楚因嚴武復尹成都遂不  
果行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  
蜀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七律

下之二

十七

賦也使君唐制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繡衣使君  
同稱驅並逐也盡古今高義之人與之齊驅也坐  
劍州指季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  
興教化見蜀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  
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  
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  
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多文

雅文翁之化也漢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  
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爲樂  
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  
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  
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灑  
灑堆在夔州峽江之口滄浪卽漁父所歌滄浪之

水在楚公時欲南下也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召  
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  
登江陵樓作思鄉賦因名仲宣樓○此詩與秦待  
嚴大夫詩同時作也李如此高義而寥落遠郡久  
淹故美其才而惜其位用文翁郡守事應高義用  
李同姓未侯應寥落第三聯預道巴之南下必經  
瀘瀨而自傷衰老既至滄浪甘於隱遁末言兵戈  
之際再會應難我到樓上惟有回首向春風以相

之興不在洞庭湖而在鳴玉趨朝信為勲業終歸  
而非已所敢望者矣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  
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雲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走去聲塞入聲  
賦也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各五人掌傳令諷  
過失贊禮儀韋必韋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與

公同爲長安人韋杜鄉中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  
 尺五未央宮名漢高七年至長安使蕭何治未央  
 宮韋杜之居皆在宮前也爾家指韋言三象斗魁  
 下兩兩相比爲二台星韋氏多有宰相故云最近  
 魁三象而去天尺五之語則二家所同惟在未央  
 前甚近之辭也第五聯言贊善北歸則遇雨雪之  
 凍乍開下句公南遊則見花柳之春色盛蓋北寒  
 南煖故耳洞庭春色送別時景也悲悲其別也九

歌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春色第六句花柳是也既  
 春好景又云悲公子正以好景乃堪悲而重嘆已  
 之忘歸也范蠡船公自謂舟居也○此詩公在荆  
 南送韋此歸而作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  
 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  
 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

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傍去聲

賦也崔乃公之表弟江閣公所居白帝城崔所居

第二句自天明坐至午不見馬來迎倒句法也次

聯言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色雨細儘可入城後

四句只是促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按天寶十二載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

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河北九曲部

落梁丘為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

荷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

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賦也崆峒陝西隴右山名青霄喻帝廷使節指哥

舒翰上青霄言領吐蕃降王以朝也降王來降之

君長款納款也宛馬太宛國之善馬嗜首荷草總

肥者蓋謂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

萬馬八萬餘匹漢書霍去病善騎射漢武朝從衛  
 青為嫖騎校尉斬捕匈奴嫖姚勁疾貌只數者是  
 時天下富庶無如隴右以翰比去病也陳留在開  
 封京兆皆地名阮瑀字元修與陳琳並為曹操軍  
 謀祭酒記室謂梁丘為判官也誰爭長言莫之先  
 也漢田鳳字季宗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  
 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謂梁丘從翰入奏捷  
 也早見招言年少為翰所招也才並入言梁丘薦

拔翰之麾下賢才也漁樵公自謂也○此詩前四  
 句先美哥見田之因不失親當時邊將盛名無過  
 哥者如漢獨推霍也第五句用曹操辟阮瑀比田  
 為哥所辟第六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末言哥之  
 麾下人才皆賴田汲引未必獨無引薦杜公之意  
 蓋囑望之辭也○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詩霍嫖姚  
 對春苜蓿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  
 辭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李對文章

春首蒼對霍嫫姚或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寄嘗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  
衆海鶴階前鳴向入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  
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旁去聲  
糺音九  
賦而比也空復春言徵君向隱於白水青山之間  
今已應召而去則山水無主空自春耳禮聘不起  
曰徵君傍風塵言出仕也楚妃美女有絕衆之色

以比徵君操行潔白過於衆人也此亦微詞不以  
丈夫許之雖褒而實貶也海鶴本有冲霄之志馴  
養階除而鳴向入此惜徵君出而受祿則不能遂  
其初志也糾紛雜亂貌絕粒辟穀也藏身為吏隱  
以避禍也雲安時公所居也新加盛也○嘗君去  
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而公寄以詩諷慰也  
言山水無主空復春者以徵君之出也遂叙其隱  
德本如楚妃之絕衆今出而受祿則如野鶴之依



入矣蓋爲之嘆惜也又言今在多事之中尚修辟  
穀之術所以羈於官者爲吏隱以逃難耳非貪位  
也況開州涼冷不似公雲安之不可居亦寬譬之  
意也○盧公胥鈔云今詩之不及古者只爲今費  
辭說無餘地耳如杜寄嘗徵君一首字字沉痛而  
說者類云諷刺只因錯會晚節傍風塵一語遂致  
通篇皆錯夫傍風塵猶言奔走道路耳今少壯蹇  
躓猶真前途至老年道路則無復之矣此最是志

士傷心處若海鶴句卽所謂低顏下色地故人知  
善誘意况鳴向人者海鶴也豈鷄鶩流哉萬事糾  
紛猶然絕粒一官羈絆實以藏身此等艱辛向誰  
人語全是子美自告自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  
時不知下淚幾行乃忠厚之至也而人反猜爲輕  
薄寄徵君者不亦難乎爲徵君者不亦難乎杜詩  
當發揮者甚多聊舉一隅引伸觸類全部迎亦而  
解矣

寄杜位

按位公之姪嘗為考功郎中以朔州刺史  
新州時移近郡觀公送栢別駕赴江陵詩題  
則位以行軍司馬在江陵矣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玉壘題詩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離去聲  
賦也新州屬廣南道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杜位

被貶於此時朝廷寬其罪移於近郡尚百憂者雖  
離貶所尚未得還鄉也皆萬里所逐非止位也流  
竄也塵隨眼時段子璋反東川迫近江陵玉壘山  
名在成都府青城縣時公在焉曲江在長安城北  
為勝遊之地與杜位宅近公之故鄉也○按公在  
嚴武幕為參謀時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在前未  
相見時所寄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  
其憂次聯憫其遭流竄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

其多憂而頭白未聯言客中寄書而傷心者不得  
復返昔遊也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嘗開九江日落醒何  
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  
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灑瀨堆

賦也崔吏部漪謫荆州司馬九江卽今之洞庭也  
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九水

皆合於洞庭湖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一柱觀  
張華博物志江陵松滋縣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  
衆梁皆拱此柱后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  
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  
休臺是也灑瀨堆見前註○崔漪必嗜酒雖以吏  
部謫爲荆州司馬猶不廢酒杯故公隱之而專言  
醉也次聯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  
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

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嘗開而嘗開尊所以爲醉司  
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已之人傾盡  
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便信可寄平安之  
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荊州耳

尋訪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

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糲音辣

賦也老病公時病肺也謾且也江錦江也干水涯  
也百年麤糲言公平生受用不過麤糲飲食而已  
糲糙米飯也藥欄花藥之欄檻也○此必遠客慕  
公求見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  
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佳客車馬駐江干  
耶遂言與賓款久而簡率之甚見賓相親公之安  
貧既又與其再至而表愛賓之誠然賓亦非嘗人

杜律

下之二

三

矣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上元二年作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逕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食音孫 醅音丕賦也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閉門始開寫

其幽居之狀如畫食無餘味酒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沾餘瀝寫其真率之意又見公之甘貧而講俗也

巖中丞在駕見過

公自註巖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元戎小隊出郊垌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賦也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戎戎車也  
小隊非出征故隊小用以自隨爾雅邑外曰郊郊  
外曰野亭公草堂也東西玄宗在蜀合東西兩  
川爲一道以嚴武鎮之南北自蜀望長安爲非蜀  
爲南也張翰字季鷹會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吳  
闔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  
相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舟  
卽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問辟爲東曹掾謂顧

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  
當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  
菰米葦菜鱸魚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爲耶  
遂引去魏志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  
年孟觀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  
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  
處皆穿在家嘗着皂帽布裙而已隋天文志少微  
四星在太微垣西士大夫之位一名處士星明黃

則處士舉矣○此詩言嚴公枉駕草堂遂美其撫  
安全蜀而已得依歸且以已嘗去官入蜀已而召  
補功曹不赴故以張管自況又表嚴公獨能知已  
於寂莫之濱亦良厚矣○益聞評詩家往往疑公  
以少微星自居處士似倨及讀張文介少谷廣列  
仙而後知公非倨也天寶中有王皎先生善他術  
於數未嘗言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日時將亂  
矣爲隣人所奏時上春秋高拘忌其語上令密詔

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  
厚二寸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  
履至達奚家方知其異人也後又訪杜甫於浣花  
溪謂甫曰君今雖偃蹇他日大名當垂之萬世固  
少微垣中宿也此足破眇識家之疑矣

嚴公仲夏在駕草堂兼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

閣寒看弄漁舟移白白老農何有聲交歡  
賦也行厨嚴公自携酒饌也玉盤盛饌器也將軍  
指嚴公凡言百年只是一生終身之類老農公自  
謂也何有言家無所供奉也○此詩起聯賦其饌  
具之盛騎從之都次聯述嚴公所以臨草堂非因  
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繇嚴公禮貌矣者不自尊  
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地僻江寒人所罕到而嚴  
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

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歡耳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  
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逕  
浴隣鷄還過短牆來綉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  
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賦也白屋白茅覆之謂草堂也鸛水鳥似鸛綉衣  
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綉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



大獄指王言皂蓋漢志二千石者皂蓋朱兩旛習  
池晉荊州峴山南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  
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名曰高陽池○此首  
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及開門時適見鸛浴  
鷄來而無任孤特遂言侍御既獲酒過高使君嘗  
宴于草堂曾折梅野必不能忘情於此故請王邀  
高同到須成一醉而歸如習池風致可也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  
法疎。枉沐旌旄出，城府草茹蕪。徑欲教鋤  
賦也拾遺公，舊官也水竹。居即草堂也，奉引道駕  
也。謂扈從肅宗沙苑，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成都  
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  
錦江因濯錦鮮明，故得名。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

與王逸少許詢友道遊放情丘壑有東山山半有  
薔薇洞即謝安遊處晉阮籍性迂懶禮法之士疾  
之如讐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此公自  
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  
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性但喜幽居故又言彼  
時乘官馬濫職而今真遂其性第三聯謝比嚴公  
以阮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  
豈謂其疎略哉若果枉駕出城來我當除道相待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  
廢花枝炤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  
夜明喬口橘州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賦而比也才微不天也歲晚不進故云尚也句還  
成謂偶成也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  
側藏之以爲太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  
冕元服以發寶賈客見之俛而拵口笑曰此燕石

也與瓦甃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星隕左僖公十  
六年春隕石於宋五星隕化為石又星隕如雨隋  
珠淮南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  
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  
之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喬  
口橘州皆在長沙郡之潭州促速也○此公因郭  
以德望詩名譽已故言我之才弱而年老但有虛  
名而已又況臥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病也故留

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花偶然有作然其作  
也與宋人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  
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  
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喬口郭在橘洲相去甚近故  
末又囑其掛帆一來以面論詩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  
憶送客逢春可自繇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入自白頭  
 賦也東閣即東亭在蜀郡即崇慶府何遜字仲言  
 梁天監中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  
 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方盛  
 開對花彷彿終日與陰鑑俱以能詩名號陰何體  
 ○此言裴以東亭官廨所植之梅而動詩興正如  
 何之在揚州也遂言此時對雪猶未免遥相思憶  
 况於送客之際東亭別懷又逢梅花豈能不題詩

遠寄耶然幸爾只寄詩不寄梅若折來則傷我歲  
 暮之情折來且傷歲暮如使至蜀同看則尤起思  
 歸之愁矣且此江邊一樹垂垂而發朝夕催入能  
 令頭白此必裴詩有惜不與同看之意故公和意  
 云然耳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韶故鄉同姓非親族也黃門杜鴻漸也時

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  
肝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為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  
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賦也令善也韶時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  
船滄水使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巡衡  
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滄水使

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退齋三日遂  
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者莫出猶言無過  
也杜陵有南北杜最為名家相國指鴻漸歸朝入  
秦時建都在秦地也論兵地馬上論兵舟中可知  
見韶與鴻相親近也拖玉玉佩也腰金金帶也以  
鴻漸之貴言身鴻漸身也吟蟋蟀詩云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時季夏送行欲其在途勿遲遲也聞公  
聞之也黃閣漢蕭何所造宣帝圖功臣霍光等十

一人於麒麟閣○起聯美杜韶次聯美鴻漸三聯  
韶為從叔親愛而黃門從叔貴重之身豈得易親  
未聯因韶以勉黃門須早歸朝策勲以宰相而與  
功臣之圖畫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章彝主人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公自註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

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賦也作為也央盡也籍籍名之盛也新京兆者成  
都前號南京蓋竇已為成都少尹故因入朝而期  
為三輔京兆也漢趙廣漢宣帝朝為京兆尹發奸  
摘伏如神張敞字子高漢宣帝朝尹京兆九年嘗  
為婦畫眉○前四句即橘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  
之餞飲也言刺史送客於橘亭之上玉杯行酒分  
韻賦詩其時物則千橘送香其天氣則高雲生涼  
然以公則自傷衰老宜其難於為別而竇少尹之

賢聲後此入朝必遷為三輔大尹故以張趙預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栢二未詳別駕中丞皆官名栢二之兄栢  
 貞節也江陵今湖廣荊州府屬縣起居猶  
 云動止即今之問安也衛尚書名伯玉太  
 夫人伯玉母也從弟公之從弟時在江陵  
 故因此詩以示之也行軍司馬官名位杜

位也時栢貞節新陞夔歸峽忠萬五州防  
 禦使隸江陵節度使衛伯玉時為江陵節  
 度使尋加簡授工部尚書中丞乃其屬官  
 中丞問俗畫熊類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臈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  
 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  
 賦也中丞栢貞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  
 弟也問俗詢民風也畫熊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

類類出問俗恤民隱也愛弟栢二爲中丞愛弟也  
綵鷓鴣水鳥彩色畫於船頭以鎮水怪五州唐書  
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  
度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衛爲尚  
書故曰八座太夫人楚宮在夔臘送荆門水者言  
凍釋而流順也碧海日出之地雲偷其春言天光  
曠明見別筵之晴景也未聯乃寄聲杜位非惜一  
詩不以示汝當知向時一毛今盡白矣亦爲苦吟

之故是以少吟也○過棟云寄聲杜位願其不惜  
詩寄而又欲其知公之已老親親之情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章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分音問  
賦也別筵送別之筵方會忽別言忽遽也分別也  
言不能辨別也漢李夫人病起見桃花盛開不悅



武帝問其故李曰不分桃花如錦惱人病眼帝去其花不別桃花之紅以其艷治若咲也生憎柳絮之句以其飄零無定也此皆別時之景即所謂春色無賴者也劍南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分天下為十道九曰劍南道開元廿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而劍南治益州○此詩言幼年相得壯年相違四十年間兩無音問久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今則偶爾相逢又為別筵而去

可勝情哉所以如桃憎柳者為其春色無賴之甚別筵酒邊見之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會後說今別倒句法也劍南道即今四川 別音必

又送辛員外 在惠義寺作先有絕句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炤一作送客杯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繇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賦也首四句寫惠義寺別筵之景也何繇得隔日

必與諸公爲泛舟之遊故云然也何繇得言其佳  
會難再也未擬回公今日同幸自梓至綿歸期未  
卜也其誰來預道從綿別幸共誰回轉也此蓋寺  
中之賦別繾綣浚情溢於言表矣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回石出倒聽楓葉  
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  
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賦也青簾白舫劉濬歸荊州白舫百棹皆綉帆青  
簾人呼爲天上樓船天地回峽江秋水之盛天地  
爲之回轉舟行固甚疾也但見峽石巉岩而上出  
楓樹懸崖而生者則俯聽其落葉之聲故曰倒聽  
順水搖櫓忽見菊花而行疾已過故用背指二句  
目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舟行之妙貪趨急於趨  
往也發發舟命朝命也南極一星指祕書赴召也  
北斗長安城名五雲五色雲也三台星近北極上

台司命大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三公  
 之象也指杜相公鴻漸也○此詩太曆二年六月  
 劔南節度使杜鴻漸自成都入朝辟李秘書入幕  
 杜蓋先行李追赴之也言李乘舟而下寫其順流  
 所經之景第三聯言其赴幕之速末以一星比李  
 自南上北望雲中三台比其赴杜之所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黔中秦郡名今四川重慶府黔江縣也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  
 出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  
 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家音姑  
 賦也大家尊長之稱如婦之於姑也後漢曹世叔  
 之妻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  
 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為大家子  
 設為陳留縣長大家隨至宮作東征賦以叙行李  
 又作女誡七章今行於世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

詔昭鍾而成之竹筍。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  
孝。母老病篤。冬月思食笋。宗乃竹中泣而告。天須  
臯筍爲之生。持以供母。江魚後漢列女傳。姜詩及  
妻龐氏。龐盛之女。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  
沂流而汲。母喜魚膾。夫婦嘗力作供膾。母性又不  
能獨食。呼隣母共食之。舍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  
水。每旦輒出雙鯉。嘗以供一母之膳。黔陽黔州黔  
陽郡。○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之母。隨子

而回第二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卽舟行之  
景。借泣竹躍鯉二事變見用之。見其奉母之道也。  
第三聯言別意雖不堪。然此艱危之時。浚賴判官  
之才。有以濟之。使慕之。辟不可留也。末則恐其別  
後音問之少。而浚致飲餞之殷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闕爲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樛散鬢如絲。酒後嘗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

日百年垂死中與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  
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中去聲  
賦也樗散出莊子不材無用之木也虔自稱老畫  
師者若自譽而自嘲亦玩世之辭也譴責也中興  
肅宗叔復兩京也倉皇急遽貌邂逅相遇也虔好  
書苦無紙於慈恩院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書之  
殆遍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  
曰鄭虔三絕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士著

書八十餘卷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偽授虔  
兵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  
壁虔即析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此  
憫鄭公之才不得用世酒後自稱畫師固不得志  
矣今萬里傷心正為嚴譴之日百年垂死又際中  
興之時何其多不幸也惟嚴譴故倉皇就道之速  
公又往餞不及此後無路相期而會亦無繇矣故

未旬直期地下以盡交期蓋公度其終無轉移之命故云然耳虔貶後數年果卒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公安縣屬江陵少府今之典史匡贊匡助縣

令之政也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此一作別

賦也北史韋夔傳字敬遠尚忠夷簡淡於榮利徵辟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文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又舊唐書韋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嘗於驪山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封為逍遙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栖谷世系表以夔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以別之○韋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直致之語次聯囑其類附

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徒爲無益後  
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離別之愁耳○是年  
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  
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賦也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著五

色班襴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荆州記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有重嶺高崕涯間有石  
如人負力牽牛人黑牛黃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  
入西陵三峽之西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洲皆出  
峽所經也○此詩子美自謂深悲極怨爲韓亂後  
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言亂世無人戲彩娛親  
因嘆人間萬事皆不歎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  
爲一家而韓之往江東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第

三聯言韓往江東自峽中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  
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一秋遠愧尚方曾賜  
履境疑是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  
途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賦也西康州即同谷縣今陝西鞏昌府成縣也乾  
元二年關輔飢亂公棄官客居於此洞庭湖名在

今湖廣岳州府與潭州青草湖相連至太曆五年  
爲十一秋矣遠愧在南思北在今思昔也尚方乃  
朝廷王造御器之所賜履公曾爲員外郎例該賜  
履鞋登樓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  
足以少留膠漆漢陳重字景公與雷義字仲公爲  
友順帝朝義舉茂才讓於仲刺史不聽義遂不應  
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左傳趙孟謂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



在泥塗久矣汚泥之路也晚收謂收用之晚言未  
取也李杜漢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  
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  
杜喬又范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  
名死亦何恨注云李膺杜密也公自謂已與李十  
一也雲菊送別時景也○此公傷今思昔上四句  
言之矣第三聯雖陳雷膠漆亦難與已與李十一  
比並甫一失拾遺辱在泥塗遂不為朝廷所用矣

與李久交之情不得嘗近未復以李杜自比難於  
為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其離愁云耳

宇文晃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鄭秘監名審有湖亭在峽州  
公春晚至江陵過之陪李尚書之芳泛舟其  
間今又與李尚書之甥宇文晃及崔司業之孫  
尚書之子崔或重泛餞別尚書之子連上文  
讀見或為世家子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  
 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  
 復圓不但習池歸酌君看鄭谷去貧緣看平聲  
 賦也郊扉亭也野水湖也錦席淹留宴於亭也還  
 出浦泛于湖也欹側羊祜酒中迴船葛巾欹側言  
 醉也當對也霞散成綺言晚也習池習家池園音  
 山簡鎮襄陽多遊其池輒醉歸兒童歌曰山翁出  
 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醉歸酌無所知酌前

甚醉貌君謂同泛二人也鄭谷指鄭監前湖也貧  
 緣連絡貌去貧緣言醉歸者之多也谷口漢興有  
 四皓其後有鄭子真隱居谷口修身自保與四皓  
 相續和平二年王鳳以禮聘子真不屈而終○此  
 詩言鄭監郊居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也次聯  
 言諸餞飲宇文欲為淹留之計復乘舟出浦而泛  
 此湖雖客醉巾斜猶未肯回舟也第二聯賦湖舟  
 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

日遊鄭監之湖者亦相續不絕也

雜賦

示獠奴阿段

按韻彙音家註云宵獵曰獠又音老註云西南夷名意阿段或夷人故公以胡奴此之姑存以俟博攷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

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嘗穿虎豹羣

賦也曛日入餘光也夔列地方無井以竹引

山泉蟠接山腹間有至數百丈者裊裊長弱

貌源泉之本也病渴公有消渴病傳聲傳來

水聲也注水流射貌巫峽山高並出青雲源

泉自高山而瀉下故青雲亦沾濕也胡奴陶

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

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

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侃字士  
衡晉成帝咸和中都督交廣荆江等八列軍  
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此因獠奴修引  
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獎之也言山陰日暝  
之際連筒之泉其來甚細故城中但爭取餘  
瀝而回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引水獨不  
聞其與人爭也至於三更去取未反故公有  
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遙聞丁注之聲

來自高山青雲亦爲之沾濕未用胡奴事美  
其夜浚獨能入山而取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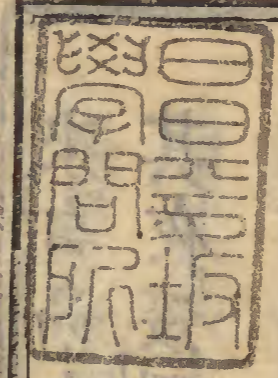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下之二終

林行  
下之三

林工濬十有餘年...  
...

慶安四年四月吉祥日  
辛卯

中村市兵衛 開板



山寺...  
...

